

註

臣軌校本

下



臣軌校本下卷

唐王德纂註

唐王

德纂註

日本羽山尚德校訂

誠信章

凡人之情莫不愛於誠信。

誠謂無虛操信謂不愆期言能忠誠

信實者則人皆愛矣

誠信者即其心易知。

言无誠信者則不可知矣

故孔子曰為上易事為下易知。

上有誠信則易事下有誠

信則易知非誠信無以取愛於其君非誠信無以

取親於百姓。人有誠信則君愛之君有誠信則人親之言致親愛唯在誠信也

故上下通誠者則暗相信而不疑其誠不

通者則近懷疑而不信。言君臣誠通者則暗

雖近而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鄭玄曰

不信也。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者言不

可行也。大車无輓小車无軌其何以行之

哉。鄭玄曰大車栢車小車羊車輓穿轅端著

之軌因轅端節之車待輓軌而行猶人之

行不可无信也。呂氏春秋曰信之為功大矣。謂天地四時君

臣父子兄弟朋友皆待信而成故曰大也。天行不信則不能成歲

地行不信則草木不大春之德風風不信則

其花不成夏之德暑暑不信則其物不長秋

之德雨雨不信則其穀不堅冬之德寒寒不

信則其地不剛夫以天地之大四時之化猶

不能以不信成物況於人乎。言人不可故君

臣不信則國政不安。有傾危也父子不信則家道

不睦。失孝也兄弟不信則其情不親。无恭也朋友

不信則其交易絕。不能久也夫可與為始可與為

寬文本亦  
下通作服

終者其唯信乎。信則終信而又信。重襲於身。

襲猶服也則可以暢於神明。通於天地。暢亦通也昔魯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道。孔子對曰。

弓調而後求勁馬。馬肥而後求良馬。士必慤

信而後求智焉。言弓不調而勁則摧折馬不信而良則泛佚士不信而智

則虛詐也若士不慤信而有智能。譬之豺狼不可

近也。夫士无慤信而有智能。適足助其姦雄之材。而為亂君父師比豺狼而縱虐其

可也昔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人信之矣。

寬文本肥  
作服

寬文本歸  
下有也字

鄭玄曰。政有此三者。則國強也。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

三者。何先。子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

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人。無信

不立。鄭玄曰。言人所特急者。食也。信也。自古皆有死。必不得已。食又可去也。自體

論曰。君子修身。莫善於誠信。言誠信乃修身之本。夫誠

信。君子所以事君上。懷下人也。懷歸天不言。而

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

人與期焉。有信故也。此以誠信為本者也。故誠信

者。天地之所守而君子所貴也。天地有誠信然後萬物成

君子有誠信然後百行著故天地所守君子所貴也。傅子曰言出於口

結於心。結謂守以不移。故立其身。謂守其前

也此君子之信也。故為臣不信不足以奉君。

為子不信不足以事父。奉亦事也言事君故

臣以信忠其君。則君臣之道逾睦。子以信孝

其父。則父子之情益隆。言臣不能以信忠於

貳子不能以信孝於其夫仁者不妄為。為得

寬文本君  
下無則字

智者不妄動。動合於禮擇是而為之。不為計義而

行之。計合於義故事立而功足恃也。身沒而

名足稱也。由其動為雖有仁智必以誠信為

本。故以誠信為本者謂之君子。言雖有仁智

不可以為以詐偽為本者謂之小人。言小人

也。君子雖殞善名不滅。身沒而小人雖貴惡

名不除。位隆而

慎密章

夫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謂若曾參顏回之儔，謀慮機

權，不可以不密。謂若孔光陳寵之儔，憂患生於所忽。忽

也。周書芮良夫曰：惟禍害興於細微。言禍害

從細微而起，故蟻溜漂都，突煙焚邑之也。人臣不慎密者，多有終

身之悔。夫不慎於始，則禍成於末。雖終身積

伯永慙於水濯也。故言易洩者，召禍之媒也。事不慎

者，取敗之道也。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

聲。謀者謀於未兆，慎者慎於未成。不困在於

早慮，不窮在於早豫。早慮則不困，早豫則不窮。故書曰：敬戒無慮。易

曰：思豫也。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為，勿為

以避其危。為所非為，必致傾危。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己

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憂患不至，而

吉乃大。唯智者能之。若非智者，則必有其憂患也。故恐懼

戰兢，所以除患也。恭敬靜密，所以遠難也。終

身為善，一言敗之，可不慎乎。失之，豪釐差已，千里成之，難毀。

之易雖終為善而一言敗之不可不慎也。夫口者關也。舌者機也。

出言不當。駟馬不能追也。論語曰駟不及舌。鄭玄曰君子過言

出不及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

及自傷也。人之出言若不當於理則言出於

己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不可止於遠。邇近也。若

言布於人行流於遠雖欲復止其可得乎。故君子慎之也。夫言行者君子

之樞機。韓康伯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夫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

未覩未聞之前而戒懼之故能免於患難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言隱微尤為顯見以下其無隱不彰無微不著故也。是故君子慎其獨

獨謂獨居在獨猶慎。況於事君乎。況於處眾乎。

君處眾則慎之彌甚昔關尹謂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

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響隨言而美惡

影隨身而短長以喻憂患寵榮亦隨人所行也言者所以召響也。身

者所以致影也。言其所以召響身所以致影亦猶慎之所以致福慢之所

以召禍也是故慎而言將有和之。慎而身將有隨

寬文本甚下有也字

寬文本言下其作之

之。而汝也言禍福之理既由人而昔賢臣之

事君也。入則造膝而言。出則詭詞而對。人或

則不告以實也。風俗通曰。禮諫有五。諷為上。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詞。辭善則其稱君。過則

其稱也。其進人也。唯畏人之知。不欲思從己出。

其圖事也。必推明於君。不欲謀自己造。畏權

而惡寵。畏其威權。惡其貴。晦智而韜名。深智

藏其美名。不欲使人知之。韜藏不覺事之在身。不覺榮之在

己。言能混人閉其口。我閉其心。人密其外。我

密其裏。裏猶內也。心尚閉之。況其口乎。不慎而

慎。不恭而恭。或於斯大慎之人也。故大慎者

心知不欲口。知其次慎者。口知不欲人知。口知

謂口也。故大慎者閉心。次慎者閉口。下慎者閉

門。昔孔光稟性周密。凡典樞機。十有餘年。時

有所言。輒削草藁。謂進言於其君也。削草沐

日歸休。兄弟妻子。讌語終不及朝省政事。其言

義慎也。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温室殿



長樂宮中光默而不應更答以他語捨温室之樹

若孔光者可謂至慎矣故能終身無過享

其榮祿周密故無過至慎故享祿也

廉潔章

清靜無為則天與之時清靜無為天之德也

恭廉守節則地與之財恭廉守節地之德也

君子雖富貴不以養傷

身雖貧賤不以利毀廉言君子之人雖處富貴不以奢侈之養而

寬文本利下有也字

傷其身雖居貧賤不以無義之利而毀其廉言所為必合於道也知為吏者

奉法以利人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人言知吏

之道者則奉公法以利人不知為吏之道者則枉公法以侵人也為理官莫如

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德吏之寶也吏能廉平則患

難遠已故非其路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

而求之雖強不得越分知者不為非其事廉

者不求非其有知其不可是以遠害而名彰也

故君子行廉以全其真守清以保其身富財

一本也作矣

不如義多。高位不如德尊。夫不義而處富財，必招劫奪之患，無

德而居高位，必踐傾危之灾，故富財不如義多，高位不如德尊也。季文子相

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性廉潔也。仲孫忌諫曰：子

為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

恪且不顯國也。仲孫不曉文子之意，故發此言。文子曰：然吾

觀國人之父母，衣麤食蔬，吾是以不敢。欲與國人

同其好惡且吾聞君子以德顯國，不聞以妾與馬

者。夫德者得之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也。若唯

寬文本好  
下無於字

自得則不足以行矣。若獨貪於奢侈，好於文章，是不德

也。何以相國？文章謂錦綺之屬也。仲孫慙而退。韓宣子

憂貪，叔向賀之。賀其貪也。宣子問其故，對曰：昔欒

武子貴而能貧，故能垂德於後。今吾子之貧，

是武子之德，能守廉靜者，致福之道也。吾所

以賀。宣子再拜，受其言。宋人或得玉，獻諸司

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杜預曰：玉

人能治玉者也。玉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

寬文本與上無玉字

一本遺下無君字

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玉與我皆喪寶

也不若人有其寶公儀休為魯相使食公祿

者不得與下人爭利爭商賈之利也受大者不得取

小大謂君祿小謂人利也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

聞君嗜魚故遺君魚何故不受公儀休曰以

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言己為相之祿足以

自給今受魚而免相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

受也

良將章

夫將者君之所恃也恃之ヲ以禦侮也兵者將之所恃

也恃之ヲ以勝敵也故君欲立功者必推心於將推其誠心

於將之求勝者先致愛於兵致其慈愛於兵夫愛兵

之道務逸樂之務豐厚之不役力以為己不

貪財以殉私內守廉平外存憂恤言將愛兵之道務使

其逸樂豐厚不可役兵之力以為己不可

貪兵之財以殉其私內守廉平之性外存憂恤言將愛兵之道務使昔竇嬰為將置金於廊下任士卒取之

寬文本上恃下無也字

私金且猶散施。豈有侵之者乎。吳起為將。卒

有病癰者。吳起親自吮之。其愛人也如此。豈

有苦之者乎。夫將者心也。兵者體也。言兵將共為一心

也。心不專一。則體不安。將不誠信。則卒不勇。

言心能專一。然後體安。將有誠信。然後卒勇也。古之善將者。必以其

身先之。必以其身先於士卒。而不避矢石之害也。暑不張蓋。寒不

被裘。軍井未達。將不言渴。達謂徧得汲也。軍幕未辨。

將不言倦。當其合戰。必立矢石之間。所以齊

勞逸。共安危也。夫人之所樂者生也。所惡者

死也。然而矢石若雨。白刃交揮。而士卒爭先

者。非輕死而樂傷也。夫將視兵如子。則兵事

將如父。將視兵如弟。則兵事將如兄。若將無子弟之

恩。則兵無父兄之敬。皆由其將也。故語曰。父子兄弟之軍。不

可與鬪。由其一心而相親也。是以古之將者。

貴得衆心。言以得衆心為貴也。以情親之。則木石知感。

況以愛率下。而不得其死力乎。言將若能以情親其士卒。

寬文本矣  
作乎

則雖曰木石猶感應矣況以仁愛率下而不得其死力乎言其必得之矣孫子兵

法曰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就下兵之形

避實而擊虛故水因地而制形謂因地高下制其避就之

形也兵因敵而制勝謂因敵虛實制其封捷之勝也兵無常道

隨時之變水無常形任地之勢兵能隨敵變化而取勝

者謂之良將也所謂虛者上下有隙將吏相

疑者也所謂實者上下同心意氣俱起者也

善將者能實兵之氣以待人之虛不善將者

乃虛兵之氣以待人之實虛實之氣不可不

察虛者喪兵之本實者勝敵之源得失由之故不可不察昔魏武侯問

吳起曰兵以何為勝吳子曰兵以整為勝武

侯曰不在衆乎武侯之意以衆為勝矣對曰若法令不

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

之師何益於用杜預左氏傳註曰鼓以進軍金以退軍所謂整

者居則有禮有軍旅之禮也動則有威有征伐之威也進不

可當退不可追進退不失其宜故也前却如節左右應

一本應作知

用下當有而字

麾謂得前却之節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

而不可離可用不可疲是之謂禮將也吳起

臨戰左右進劔吳子曰夫提鼓揮枹臨難決

疑此將軍也軍法合戰則將自鼓也一劔之任非將事

也夫將有五材四義知不可亂明不可蔽信

不可欺廉不可貨直不可曲此五材也受命

之日忘家出門之日忘親張軍鼓宿忘主宿謂

止宿鼓以進之援枹合戰忘身此四義也將有五材

四義者百勝之術也謂得百戰百勝之術夫攻守之法

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

吾之不可攻也言攻戰守備之法無恃其敵不來當恃吾有備以待之無

恃其敵之不攻當恃吾之兵整不可攻也夫將若能先事慮事先

防求防如此者守則不可攻攻則不可守我守

則彼不可攻我攻則彼不能守言其進退由己也若驕貪而輕於敵

者必為人所擒必為敵人所擒虜也昔子發為楚將攻

秦軍絕饋餉軍中饋餉無後繼之也使人請於王因歸

問其母。其母問其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使

者曰。士卒升分菽粒而食之。以其絕於饋餉故用升分粒言

不能全升也。杜預左氏傳註曰。菽大豆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米食曰粒也。又問曰。

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黍黍梁。牛

曰芻。犬豕。後子發破秦而歸。母閉門而不納。

曰黍也。怒其失為將之。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

踐之伐吳歟。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

江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足加美。而士

卒如有醉容。懷其德也。戰自五馬。士卒懷其恩德故至

於戰陣各自盡力。異日又有獻一囊糗糒者。

書曰。峙乃糗糒。孔安國曰。皆當貯峙。汝糒之糧也。王又以賜軍士軍

士分而食之。甘不足踰隘。隘。咽也。士卒如有飮

容。飮。飽。懷其恩也。戰自十馬。一當敵之十也。今子為將

士卒升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黍黍梁

何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康樂於其上。死地。謂升

分菽粒。康樂。謂芻黍黍梁。雖復得勝。非其術也。言非為將之道術也。

子非吾子。無入吾門。子發謝。然後得入。及後

為將。乃與士卒同其甘苦。能齊其勞其安危也人懷恩

德。爭先矢石。爭先犯於矢石遂功名日遠。若子發之

母者。可謂知為將之道矣。昔趙孝成王時。秦

攻趙。趙王使趙括代廉頗為將。括母上書曰。

括不可使將。言括之才不任將帥始妾事其父。括之父奢父

時為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親自奉飯以十

數者。所以厚養其士。欲盡其力。所交者。以百數。以友道交之者。又百數也

寬文本下  
將下有也  
字

大王所賜金幣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共之。

不獨受君之賜受命之日。不問家事。君專於命今括一旦

為將。東向而朝。東向而朝者。避君之南面也軍吏無敢仰

視之者。言括不撫士。故軍吏懼也王所賜金帛。歸悉藏之。

不與士卒共之乃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欲取之父

子不同。執心各異。奢仁惠。括貪虐願王勿遣。勿遣代廉頗也

王曰。吾計已決矣。謂用括之心已定矣括母曰。王終遣

之。即有不稱。妾得無隨坐乎。言括之有罪。必坐於已也王



曰不也。言必不使括遂行伐廉頗為將四十

餘日趙兵果敗括死軍覆。終如括母之言也。杜預左氏傳註曰。

覆謂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見擒制故以覆為文也。王以括母先

言不加誅也。若趙括母者可謂豫識成敗之

機也。

利人章

夫黔首蒼生天之所甚愛也。書曰惟天惠人。史記曰秦命人

為黔首也。為其不能自理故立君以理之。左傳曰

而樹之君為君不能獨化故為臣以佐之。書曰樹

夫師長以大夫臣者受君之重位牧天之甚愛

牧焉可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

任職則思利人事主則思安俗故居上而下

不重處前而後不怨。言君子既能利人安俗

處前而後不與其怨夫衣食者人之本也。人非衣食不

也。本也。人者國之本。國非人不立。人恃衣食猶魚

一本本下有也字

之恃水國之恃人如人之倚足魚無水則不

可以生人無足則不可以步故夏禹稱人無

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

能勸也皆引過是以為臣之忠者先利於人

乃為忠也利人然後管子曰佐國之道必先富人

則易化是以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不相

然俱王天下者必國富而粟多言國富粟多

下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貴其農也凡勸農之急

寬文本勸  
上無凡字

必先禁末作末作謂雕末作禁則人無遊食

人無遊食則務農務農勤務農則田墾墾田墾

則粟多倉廩實也粟多則人富田姓足也是以古之禁

末作者所以利農事也末作妨於農事故禁至如綺繡

纂組雕文刻鏤或破金為碎謂雕文或以易

就難謂綺繡皆非久固之資徒豔凡庸之目

如此之類為害實深故好農功者雖利遲而

後富好末作者雖利速而後貧但常人之情

寬文本禁  
下末作之

罕能遠計。弃本逐末。十室而九。本謂農功。末謂末作。纔

逢水旱。儲蓄皆虛。良爲此也。爲弃本。遂末故。故善爲

臣者。必先爲君除害興利。所謂除害者。末作

也。所謂興利者。農功也。夫足寒傷心。人勞傷

國。自然之理也。養心者。不寒其足。爲國者。不

勞其人。爲猶理也。臣之與主。共養黎元。必當省徭

輕賦。以廣人財。謂省人徭役。而稅也。不奪人時。以足

人用。論語曰。使以時也。夫人之於君。猶子於父母。未

寬文本子  
下有之字

有子貧而父母富。子富而父母貧。言必同其貧富也。

故人足者。非獨人之足。國之足也。人匱者。非

獨人之匱。國之匱也。是以論語云。百姓不足。

君孰與足。孰誰。故助君而恤人者。至忠之遠謀

也。損下而益上者。人臣之淺慮也。謂減損下人而增益

君。賈子曰。上古之代。務在勸農。故三年耕而

餘一年之蓄。九年耕而餘三年之蓄。卅年耕

而人餘十年之蓄。故堯水九年。湯旱七載。野

無青草而人無飢色者。誠有此備也。有此勸農之備

故建國之本。必在於農。忠臣之思利人者。務

在勸導。家給人足。則國自安焉。論曰。夫君臣

之道。上下相資。喻涉水之舟航。比翔空之羽

翼。管子曰。齊桓公歎曰。孤之有仲父。若飛鴻之有羽翼也。故至神攸契。

則星象降於穹蒼。妙感潛通。則風雲彰於寤

寐。王文憲集序曰。寤寐風雲。寔資人傑。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也。其

同體也。則股肱耳目。不足以匹其同。其益政

也。則麴蘖鹽梅。未可以方其益。書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蘖。

若作和羹。爾鹽梅也。諒直之操。由之而興。節義之風。因

斯以著。是知家與國而不異。君與親而一歸。

顯己揚名。惟忠惟孝。每以宮闈暇景。博覽瓊

編。觀往哲之弼諧。覩前言之龜鏡。書曰。允迪厥德。謨明

諧弼未嘗不臨文嗟尚。撫卷循環。庶令匡翊之

賢。更越夔龍之美。夔龍皆虞舜之臣也。爰申翰墨。載列

縑緗。何則榮辱無門。惟人所召。左傳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也。若使心歸大道，情切至忠。左子曰：大道甚夷，而人好經也。

務守公平，貴敦誠信，抱廉潔而為行，懷慎密

以修身，奉上崇匡諫之規，恤下思利人之術。

寬文本之作也。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論。語曰：因人所利而利之。

自然名實兼茂，祿

位俱延。莊子曰：名者實之賓。榮不召而來，辱不遣而斯

去。然則忠正者，致福之本；戒慎者，集慶之源。

若影隨形，猶聲逐響。書曰：惠迪吉，惠

彥可不勗歟。遂凶，惟影響也。凡百羣

垂拱元年撰

同

平八月二十日

臣軌校本下卷終

明治十五年六月三十日版權免許

同年八月二十日 出版



埼玉縣士族

羽山尚德

本郷區湯島天神町三丁目八番地

校訂人 標註人

東京府平民

牧野善兵衛

芝區芝口壹町目六番地



出版人

